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永慶升平前傳
第五十三回 虬首龍大鬧邢台縣 猛英雄寶刀嚇群賊

詩曰：堪歎人為歲月荒，何時得能出塵江？ 從容作事撇煩惱，忍耐長調運怨防。

人因貪財身家喪，烏為得食命早亡。

諸公攜手回手望，緣怨三教禮何常。

二馬到了邢台縣東升店門首，二人下了車，趕車的一搖鞭進店，二馬在後面跟隨。山東馬方一進店，旁邊那些個人都瞧山東馬的這個穿著打扮：玫瑰紫的汗褂，紫摹本緞的中衣，玉色綢子襪子，大紅緞子山東白鞋，夾著油綠洋縐大褂與大環金絲寶刀，大家看著他好像一個半瘋。成龍一入店，那寶刀在鞘內躡出了有三寸多長，只聽「咯啦啦」直響，嚇得山東馬小辮一發楞，說：「好傢伙！馬兄弟，咱們不住這個店，走吧。」店中伙計過來說：「二位客人，既來到此處，都不是外人，願意住北上房，就住在北上房，東廂房、西廂房，任憑二位隨便。」

原來這座店，坐東向西，一進大門望北一拐，北上房五間，東西廂房九、十間。二馬在院中站著發楞，聽見店中伙計直嚷，夢太說：「你把上房給我騰出來吧。」伙計說：「上房可不成。當時屋中可沒人住，由從頭幾天來了一個老頭兒，帶著一個姑娘，他白日就走，晚上必來。臨走之時留話，不准租賃別人。二位住東配房吧。」山東馬說：「不成，我非住上房不可！」伙計說：「既然如此，我把上房門給你開開，你們住在那裡就是。」伙計開了上房門，二馬進去落座，要酒要菜，二馬喝酒。

天正黃昏以後，只聽外面進來一輛二套車，小伙計在院內說：「老爺子，你來了嗎？我打算你今天不回来了。只因有一個趕車的曹爺常住我們這個店，由都中拉了兩個客人，到了我們這店裡，叫他住別的屋他不住，一定要住上房。我言上房有了客人住了，他說：『任憑他是誰，總得讓我住上房。』你老人家住東配房吧。」那個老頭一聞此言，勃然大怒，說：「那裡來的小輩，好大膽量，莫非項長三頭，脊生六背！」山東馬在上房一聽，拉大環金絲寶刀出來，站在台階之上，說：「我就是一個腦袋、兩隻膀膀，我就要住上房！」

只見櫃房裡出來一個掌櫃的，站在院中間，對著那後來的老頭兒說話，說：「老客人，不可聽我們那伙計的話，我們是人緣飯緣盡了，他說這話全不是買賣話。只因為上房住的這二位客人，到了咱們這店，人家問有上房才住哪，沒有上房就住別的店去。趕車的與咱們有交情，我知道你老人家常不回來，要知道今天你老人家回來，我等天膽也不敢把上房給人住。」那個老頭說：「好哇，我要是一個人也不拘，住在哪裡都行啦。我帶著我的女兒，我不能住一間房。既然如此，把東配房給我騰出來，我們住東配房就是。」山東馬在那邊上房台階上站著，一聽這話也沒有氣啦。細瞧那個老頭兒：年約六十以外，藍哇哇的面貌，黃焦焦的透紅一部虬髯，身高九尺；穿二藍洋縐大衫，薄底快靴。自車內又下來一個年青的女子，約有十八九歲，同著那個老頭兒進了東配房中去了。山東馬一瞧這個老頭兒，口內不覺失聲說：「龍」。他心中想著像個龍王的樣子，故此他才說：「龍」。

那老頭兒到了東配房，說：「女兒，把我的刀給我吧，今天遇見怕是對頭冤家。伙計，你倒說與那二位客人知，就說是我來拜他。」那個小伙計到了上房，只見二馬用完了酒飯，在那裡漱口哪。他說：「二位老爺，先前在這屋裡住的那個老頭兒前來拜訪二位。」二馬說：「好，請進來吧。」

外邊那個老頭兒隨來到屋內，一瞧二馬都是便服的打扮，身材，面貌俱皆端方。二馬一見他進來，二馬在北邊牀上坐著，南邊有個八仙桌，一邊有一個板凳兒。二馬說：「尊駕請座。」那個老頭在西邊板凳上坐下，問：「二位貴姓？」馬成龍本是喝醉了，說：「家住山東登州府文登縣馬家莊，你倒知道有一個臨敵無懼、勇冠三軍的山東馬成龍啊？那就是我。」方才說到「我」字，這裡夢太用眼一瞧馬成龍，山東馬改口說道：「那是我們的街坊。」老頭兒點頭，然後又聽夢太說：「我家住北京城安定門裡國子監，你可知道有一個瘦馬馬夢太？他也是我們街坊。」那老頭兒鼓掌大笑，說：「好，好，好！我倒聽傳言，人說有一個胖馬，名叫成龍；有個瘦馬，名叫夢太。說他們兩個人是拜兄弟，原來他兩個人明著是拜兄弟，暗中是夫妻。」馬成龍說：「他兩個人是夫妻？誰是公兒？誰是母兒？」老頭說：「馬夢太是第一的好朋友。」山東馬說：「胖子呢？那老頭兒說：『是個母。』」山東馬把眼一瞪，說：「什麼？」老頭站起來，望外就走。山東馬急了，說：「你先等一等走！」老頭兒出離上房，直奔東配房。山東馬追到東配房門兒以外，說：「你那個老雞子進的！竟望我玩笑。」老頭說：「不可！我屋中可有女客。」

山東馬無奈轉回上房屋中，坐在那裡越怒越氣。夢太在旁邊直樂，說：「這個老頭兒是高眼，瞧你就像個母。」山東馬說：「你別裝呆傻啦！」天色已晚，二人安歇睡覺。

次日天明，起來開開門，叫小伙計說：「昨天來拜望我那老頭兒，他姓什麼？」小伙計說：「我們不知道。」成龍說：「你別讓他走，我跟他有話說。」小伙計說：「早就走了。我們還未起來的時候，有五更多天，交給我們打更的一個字兒，叫他給我交給你。」成龍說：「你拿來我看。」小伙計從懷裡掏出一個字兒來，遞給成龍。上寫：馬成龍、馬夢太知悉：昨晚在店中初遇，我不肯與你二人動手，聞你二人英名素著。要若是英雄，我今日正午，在高家窪等候。去者是英雄，不去者是鼠輩也！

山東馬說：「好一個小輩！我今天要不去找他，把我的馬字兒倒過來！」夢太說：「大哥，別胡鬧啦，何必與他惹這閒氣，他也是逗你玩呢。」山東馬說：「我今天非去不可！」又問小伙計說：「高家窪在哪裡？」小伙計說：「在邢台縣西門外頭，離城有八里之遙，曠野荒郊，四野無人，惟有一個瘟神廟，坐南向北。如今此時可有人啦。每年我們這裡六月間有瘟神會，唱四天戲。今年四天戲完了。還有祁家莊的一個皇糧莊頭，別號人稱小淫人祁文龍，他又續了四天戲，今日是第二天。二位要游廟，今天去吧。」山東馬與馬夢太說：「老兄弟，我今天去游廟，你跟著我去。」二人告訴趕車的曹六：「今天不走啦，明日早晨起身。」

二馬吃完了早飯，出離店，一直的出西門，順大路望前行走。約有七八里路，只見前面人山人海，正北有一座戲台，尚未開戲。上邊有兩條對子，是：天下事無非是戲，世間人何必認真。

南邊有無數的席棚子，都是各樣的買賣。西南上有一個坐西向東的飯館，是用席搭的棚子，四外都是花障，裡邊放著有七八個座兒，都是金漆八仙桌椅、條凳。裡頭掛著有兩大塊豬肉，作出來的各樣菜，都在案子上擱著。二馬瞧了瞧，夢太說：「大哥，回頭咱們找不著他之時，咱們在這個小飯鋪，喝兩盅酒倒不錯。」山東馬說：「很好。」

二人又望南走，方一進廟門，則見裡邊燒香之人不少。二人又出了山門，望前走。只見那一邊有一個賣藝的，身高九尺，穿著一件舊小夾襖，藍布中衣，舊抓地虎靴子，手拿著一根房椽子；面如烏金紙，兩道環眉，一雙大眼，約有二十多歲，站在那裡說：「列位，我可不是賣藝的，我是沒有錢啦，練兩趟。」說罷，耍了半天房椽子，招了好些個人。

二馬回到西南上那個小飯鋪喝酒，方一進去，那裡邊有人，一瞧山東馬身穿紫綢子汗褂，玫瑰紫摹本的中衣，夾著綢綠洋縐的大褂，玉色綢子襪子，大紅緞子山東白鞋，上繡三藍皮球兒；身高八尺，面如紫玉，頂心臥魚。一瞧馬夢太：身穿青洋縐大衫，薄底抓地虎快靴。二人落座，要兩壺酒，要一個拌肚絲、一個拌雞絲、一個炒肉片、一個溜丸子。那跑堂的有二十多歲，臉洗的又白又亮，身穿半截藍布褂，漂白襪子，青布雙臉靴，說：「二位還要什麼？」山東馬說：「不要什麼啦。」少時擺上菜來，拌雞絲、拌肚絲俱都少，惟有幾根肚絲、幾根雞絲，丸子如同核桃大，炒肉片微有幾片肉。山東馬說：「這菜賣多少錢一個？」跑堂的說：「你們吃吧，別問價錢。昨天有一個人就在我們這裡吃飯，他一問價錢，把我們掌櫃的問煩了，叫人來打了一個腿傷胳膊爛，托出了好些個朋友來了事，給了三百弔錢才算完了，然後又給我們掌櫃磕了一個頭。」